



薊丘集卷之四十一

薊丘王嘉謨伯俞

著

門人關中盛以弘子寬

友人濱州王文運子相

弟

嘉詔奉孺校

雜文十二首

說醫

任公子治醫其視人之疾觀顏色而知寒暑聽
轂音而辨損益診脉理而決死生然而家日貧

遇日困王子疑之而無以間也已而任公子告
王子且患其故王子曰子若何而醫任公子曰
吾之所為者勞苦而多方妙密而難聞吾求之
方書十年矣而有所入吾求之物宜十年矣而
有所用吾求之人情十年矣而有所識內用則
融而與物化外捷則閉沮而與道存夫人待氣
而生待神而明其于疾病非陰陽之患歟吾之
治之也以陽乘陰以陰乘陽為燠火為飲冰其
取物也有幾鹿醢之草燂以青礬傳以紫絳消

以礪松澹以雲子而帝之于陰燉煌之杞應龍
之酪鬻以青醪發以天雄五朮軒于闢于秋參
而帝之于陽斯則皮膚不得得之于經絡經絡
不得得之于骨髓而吾技猶未殫也上黨之石
菌蝨如鍼楚湘之茅三脊而劔制之以太乙飛
龜之秩襍之以百華虹景之術取之于斗極而
贖之于鬼幽不足較也然而疾者不旋踵豈天
刑之抑技之未至也王子曰子乃失至此耶夫
醫之患言之太高病之害受之甚卑故術非不

工技非不精也而顧無益于生死今子昫然言稽天意察淵其可以進耶夫藥石針灸之于疾病兩相攻也攻之于高彼益墮其卑攻之于深彼益壅其淺已高矣已深矣而顧無救于卑淺故巫嫗捐一丸而取瘳藥師殫千方而益敝非巫嫗巧而藥師拙也不過其慮而已今所言者操稀苓肉芝之竒以治寒曾不若小草之委瑣也求冰蛆碧繭之華以治暑曾不若大黃之立奏也為術者方以引年不死為竒異患者以近

女與食為無害曾無尺寸之恠以是責術不亦難乎是故以陰死陰以陽死陽而物何與焉故善醫者揣人之疾病去其常患善為國者計事之利害去其常弊醫不以高言為利臣不以新論為功竒技奏而元氣索議論多而積蠹成不然是娥媯不足伐生而鬼食不足以致病也子歸而求之任公子反其舍熱然自信可以推類可以立身可以生神不自知其技之售也三年而國人稱之

說諱

古之明王善養天下之人心故姦邪者靡所增撓賢者不至消鑠夫任美材朴含淳歛實如唐虞之際可謂盛矣迨周之興武王周公非不欲純素樸茂去其雕朴與民反于古也然風氣既已開矣人文日以麗矣故因其時而致養焉故曰能者養以之福此之謂也夫禮文度數之詳物采等威之辨生死慶弔之儀細不至苛大不至踈于以飾其物而教之至于名號亦微矣而

必欲易焉夫父母之名豈可同物故孝子之事親也生而尊榮歿而隱諱不敢翫之于其細不敢不推之于其久也漢晉以來此禮不廢桓玄逆臣呼酒曰溫坐而灑泣烈宗立后史曰陽秋况其他乎至韓退之為李長吉作諱辨良以明巧詆之失非欲併諱而弃之也唐人猶云背理傷道莫此為甚况其他乎至于末流始有以明孝之具為作佞之資見人則避其名同轂則易其姓于是達者憤憤不揣尊信此禮中微鹵莽

說諱

古之明王善養天下之心故姦邪者靡所增撓賢者不至消鑠夫任美材朴含淳歛實如唐虞之際可謂盛矣迨周之興武王周公非不欲純素樸茂去其雕朴與民反于古也然風氣既已開矣人文日以麗矣故因其時而致養焉故曰能者養以之福此之謂也夫禮文度數之詳物采等威之辨生死慶弔之儀細不至苛大不至踈予以飾其物而教之至于名號亦微矣而

必欲易焉夫父母之名豈可同物故孝子之事親也生而尊榮歿而隱諱不敢翫之于其細不敢不推之于其久也漢晉以來此禮不廢桓玄逆臣呼酒曰溫坐而灑泣烈宗立后史曰陽秋况其他乎至韓退之為李長吉作諱辨良以明巧詆之失非欲併諱而弃之也唐人猶云背理傷道莫此為甚况其他乎至于末流始有以明孝之具為作佞之資見人則避其名同轂則易其姓于是達者憤憤不揣尊信此禮中微鹵莽

板蕩無復顧忌夫二名不偏諱非刻也臨文不諱非隘也而必趨然自遂何也元季以來復以夷狄種類參伍其間門姓不分名號不別于是子斥父名溫蠖無怍孫聞祖諱閭閻懌自如薦紳先生徃徃而是尚何望草莽之人婦孺之類乎又其甚者賓友之間必尊以諱朝廷祖宗忽而不察此又不待辨也夫呼其名而偃然無異者必禽鳥土石之類也今視其親不若禽鳥土石視他人不啻親然何倒置也愚者安常而習之

賢哲眇忽而不恤豈所謂不忘其親者歟古之人恐人之遺其親也故曰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誠欲養之以致于不忘也柰之何使其親曾禽鳥土石之不若也故采周人之文原孝子之則推名號之辨謹語言之物消諂諛之心以養天明之福返古治之隆則莫先乎諱矣

真說

古之君子所謂真者吾聞且見之矣今之君子所謂真者吾聞且見之矣夫人之所慮唯其不

真則訛偽之叢也既真矣又安往而不可嗟夫
杞人之憂天崩地墜者舉世為愚長梧子且以
為是蚕肥而廝養者憂事固有慮過而不為苛
疑假而不為辨者何可忽也所謂真者何耶下
者輒自伸其臆率然而無所格高者又自元
本性靈以為空洞真常觸物即是甚可慕也夫
聖人之教后世仁義禮智其行則孝弟忠信不
聞其務真也率是仁義禮智而孝弟忠信何莫
非真也使離之而自為真則真將安所託也彼
伸其臆臆率然而無所格皆流遁之詞壹無足
怪使其不託于此又藏于彼亦不足辨獨所謂
高者之文足以為真也夫真性之發即所謂仁
義禮智孝弟忠信也緣物而成故守者不失其
性行成而顯故求者不差其趣今一旦矯然取
之于空洞真如之心使其空洞真如則靡所不
可也而吾不能必其空洞真如之無以易也少
出于意則習官其虛微涉于思則識主其神夫
習與識何所不至故沈洋自恣無復町畦以王

長乎善惡之間衆美熏心叢生逢蠱起而中以旣
斷主之泊然無所止也則不足以決片言單辭
猶喟然大也號于人曰空洞真如當觸物即是
吾安敢信也今之高者之真出于空洞真如者
什一出于識習者什九則何可以不辨昔晉人
撒孽仁義廢弛禮樂而皆以真自名故庾敳之
狂自題真雋王述之褊掇體皆真之人者皆清
談之渠魁沉湎之流弊也紛戎自喜未嘗不襟
于佛老而今之學者不務其是徒慕其真託于
大以自藏厭于害而不自覺安知真之至此極
也由之而害天下者必此言也夫

茶說

古之論茶者云除煩解渴一時之功敝胃消真
終身之害人多述其言今北方迺以茶代湯無
日無之甘涼夷貊茶禁至嚴其天行禱疾餌之
輒効藥石不及也言可盡信哉昔人頌酒無所
不至即有寄焉亦為濫矣迺茶之為物清得之
形味傳之氣功不煩于人其體潔其趣芳其為

事也淡而合于道固述論之曰吳郡虎丘清而多贗天池濫而不貞紹興閩涓不馨信州詭誕難用此其大者也明月崖之紫筍味如玉膏色如金粟香如沉水龍井足亞虎丘經宿不涅沙坪滄滄芳實不宣以山川之幽險西方之遼邈而竒枿叢生嗜好者不知傳布者未遠也區區名迹酌然自存以是思茶蓋過半矣

狃說

狃嶺海物之異也形類猩猩能言生於嶺南卉草是服自歌自舞嶺南有狃人能習之嘗為狃設酒食則為饜焉久之不倦狃內慙謝曰自以異類乃饜饜君子之珍飫芳旨且久矣自度無益君子惟性辨臭是空山大澤之中百卉同壇是有國香願吾能辨之願善資我鉞刀槭秘即穫母相德不亦母望也惟是沉實迷迭之材絮之以艾納蒙之以蒿速右之以鬱金風雨霜雪封其根孔翠鸞皇巢其顛泌洎密房吐納石髓穿朱草而加丹入綠芝而增翠蓋天下之竒琛

航輦之所不至也倘謬得之幸甚俄而挈儔侶
柄新銳不避箐險荷檐而至果國香也於是迷
迭石密蘇合榛多和羅之屬積于日南被于中
國王公貴人莫不服媚焉夫以狔之素飡小雅
所訛而卒能效區區之力採俊異報主人賢于
有功矣今扶南滇海之間號為芳藪非易為得
其跋涉甚勞而思甚至誰能識之夫微言則哲
士不應責報則義夫共耻故織蔑之物皆有一
得之愚鉛鈍之材亦有必割之志食其食而忘
其報未之前聞也于狔見之矣

解禪偈辨

夫禪之與儒猶白黑高下之不相若也以為轉
而可通者無有禪者曰儒之說吾固有之矣其
齋心淪神以致其知又舉世而昭明皆我之故
也儒者曰禪之說吾固有之矣其圓妙虛明以
成之德又舉世而度之皆我之故也夫指形則
蘭蕙之與迷迭石密不相似也論臭則蘭蕙之
與迷迭石密猶相近也論其精不論其穠併亡

其精論其末不論其領併亡其末儒者欲明儒之道禪者欲明禪之道兩相存則兩相成之說也兩相投則兩相弊之道也夫事固無兩立舍形而辨臭幾何不以蘭蕙為迷迭石窰耶與其以蘭蕙為迷迭石窰故不若審形而論之司馬君實作解禪六偈其說以忿欲憂戚為阿鼻以浮雲富貴為極樂以積善致祥為因果以言行不朽為不壞以安行仁義為光明藏以德貫人天為佛菩薩大旨援釋以入于儒褊心者謂其

轉而相通有足喜者然非其實也夫西方之法雖有言句不依文義故有譬喻楞伽百八句可謂盡梵言之槩矣故古人有言如以蜜論甘蜜之窮也復以甘論蜜故以言盡意者非也是不可解者一也其阿鼻之獄阿含諸經辨其有極樂之鄉則觀無量壽經陳其勝三身之法身不壞故曰常住真身則涅槃析其肯定慧相成以生定光則有百千萬億光明則金光明志其大佛與菩薩其辨甚遠非徒賢聖則華嚴約其目

至于因果之說雖緣起淨土不遠真如而清淨
妙明無作無受則圓覺暢其致凡此六經皆耳
目所共睹沙門所共習也今欲以名生義者非
也其不可解者二也又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
難大言以相勝新學者易至于迷夫禪豈可解
者耶名之曰解其實縛之夫以禪之為隱也訑
也是何言也識之所不入則言路絕道之所共
該則舌本露故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大用之
普同於明鏡真機之顯妙若灼龜物有所存則

牯牛託體緣有所滯則孽狐示報彼徒見夫其
無可入也而以為隱無可擬也而以為大而不
知不可隱也故無可入不可小也故無可擬故
以識測禪非也其不可解者三也不可解而解
之是必欲以迷迭石蜜為蘭蕙也不當合而合
之是以蜜非甘甘又非蜜也後之作者常有此
弊不惟援釋以附儒又推儒以附釋自謂心明
性現得仲尼不傳之意其實不可掩也呻吟詩
書取其近似斷其章句以合其說其言不可詰

也其見拒于儒固也又背乎釋夫三玄既寤則
百非絕十地同真則四果盡故惣持不離文字
僅得秕稗德山未悟末句猶墮生死今之儒取
之禪而自以為儒心迹相違其于應真體感已
失淨妙之機阻照用之宰矣既已非儒又且非
禪此猶其賢者也若情欲未絕魔幢有維城之
固業緣日植戒月無清涼之德取虛文以自翳
求取性以自便自謂弘儒者之人倫成菩提之
天縱豈徒自欺適自斃矣故以儒通禪是亡禪
之漸也以禪通儒是亡儒之道也兩不釋是自
伐之囚也悲夫

草決明贊

草有名決明者生于庭中能花能實圖經
云服之可以明目雅聞海錯有石決明石
蛭是也余感二物奏名既同取効皆著江
文通嘗為石蛭賦草木何以見擯因贊之
云

有美微植鬱煜叢生猗難駢枝芬馥載榮曲屈

無求挺植自呈賦氣維金奏功佐明食貧取味
訪藥流轂近植閨檐耳目所輕幽贊元神取効
甚宏有蔚霏藍不為求馨有菡美華不為藻名
用蕃生類卓為草英色令人盲疾勞爾精金篋
失職玉海不寧總有萬方不若一莖微而能消
和而且平艾當早蓄芹亦足矜敬謁醫師用保
遐齡

山館藏書贊

語曰父母在不遠遊僕以菲劣為郎不離

田園盡在三之義至足矣署中數日一至
絕無吏事暇時召昆季遊後園種草木披
詩書倦游起而較射奕棊雖品甚拙聊以
適意未嘗與外人通即有一二素心之儔
不過詩章訓唱奉父母之弘訓不許是非
人即客有言輒選孺不應亦不制之非徒
養晦此中元自不辦也家有書數千帙近
復損訾益之子史百家粗具一斑實為愛
翫恐或不達余意者求欲借觀固不之

與間有私之而去者尤敗人意乃戲與表
弟語之作贊室中夫琳琅之府無心于珎
者藏之太行石髓以嵇叔夜之雋才不能
遇也物何可假人倘有知者不妨共之

會稽之陽宛委之室玉符神檢琳文綠字唯聖
通幽尚闕玄丘珠投必澤壑藏唯舟唯余小子
文史是嗜松心栢性雲合鱗萃義卦唯八孔經
唯六下逮百家琳琅觸目供奉二親棗栗食貧
以我口腹易此家珍藻績遊睢杞梓來楚我述

我觀庇其寒暑凡百君子不盡人情如取如携
實不可輕憐余薄劣當護所短撓取翫弄心鬲
不滿囊垂翠帶燭隱金鵝心遊芳馥嚴溜伏波
其樂如何乃云我假我無面從以告達者

酒德箴并序

酒誥周人作也其鑒可識已天下太平文
物日以爾雅人官日以精巧至于良醞醞署
可謂酒人之選已近復賓之正嘉中人唯
知建昌婺州之美頃者蘇州蕙苾蒲坂桑

落金閭三白濟南和露並甲天下紛英醞
和味既澄清色亦晬白回視婺州如竒珍
之於土石蓋天壤矣良醞失職大官變齊
芳苾雖勝滋味肅烈余雅不好飲嘗讀竹
林諸賢襍記再觀醫術為之太息夫腐腸
之藥自謂勝地則何所不至藉使不為已
甚然非君子之所好也何況競耀其殼舉
世而趨其害寧有極哉里社之會嘗有相
強者每以自恨未能免俗聊作箴云使良

醞者而覽余言斯酒然于其所為職矣

酒之為物其用寔弘玉鬯于宗以介神明達于
賓筵宣靈尊情日雖百拜解則三升有器斯銘
有酌不盈以雅以歌既和且平惠如湛露輯如
鹿鳴其為德也既靜且厚和衷不壅達于所守
居必以事卜惟其晝其為臭也亦孔之醜浮齊
無方克中其宜不令人喜矧云有悲嘉穀奮英
用以其時大官代食八音共作娥媯靡曼母敢
戲譖環佩琳瑯母敢失度共惟天子無有不虔

况我小臣敢不思愆尤物難求竒好易偏以味
之竒屬厭不遷以害之伏積習則然豈有恭人
齷齪自恃豈有重人浮灑為市豈有幽人封戎
日侈形不自君心為酒使沉湎損形流連招毀
凡今之人滔滔皆是凡百君子孰不祈年黃庭
一飲真氣相煎何況恣睢以至流連好者藉口
遺大見小仙不禁飲酒不至天混中安常寤寐
有標華英醞成以白以青如玉斯潔如蕙斯馨
選形而至若遵典刑不念所墜自謂樂處取快
毫釐窺伺如禦敢告司醞薄式禁方爰以物英
養用其漿可致于神唯帝始嘗可介于親唯人
始觴勿以壽朋迺為禍鄉凡百君子立身多幸
以邪靡人誰能不逞穆爾聚羣以惜光柔小臣
吏隱塊守孤清肯以狂藁日醪冲情清心祥悅
用繕我形永戒世好以全厥生

續罪言上

唐杜牧作罪言大率為河北藩鎮也其言雖未
施行君子韙之然當時明賢多有豈盡出其下

事亦必有扞格而難用者其言雖美其罪何
可免也名斯稱情誠不足怪不肖才質踈鄙遠
媿牧之率其心之所欲言不量可否罪彌為甚
故仍其目著為一篇夫芟莒惡草也采者甚勤
澌統薄技而越客亟售畏罪不言是何量上之
不恕也無俚之至何足以云方今天下之所患
討叛之無功也戡夷之敗績也輒咎曰無將無
兵無餉吾以為此三者不足言也又曰將雖材
武必得文臣監之祖宗蓋有深意此益無據承

平既久民不知兵而所謂將也者又素昔摯譎
妄人也上之弊竇未鋤人自難立上之明法未
信人自難從上之張弛未調人自難定吾所患
者此耳何以明其然也今邊事漸變矣本兵用
人非盡出于蒐訪也大吏以為公小吏竊之以
為私主者以為是談者借之以為非而勇者孰
誰才且智者孰誰固不知也猶然指而姍笑之
曰某也千金某也五百金總有奇才何以自立
所謂弊竇未鋤者也國朝事體與前不侔江陵

擅權又一大變今也為人臣者或召之而不來
或乘之而影射其權散而未收其事分而無主
而掌兵者又何蹀躞也固未有言者曰願以付
臣以死繼之者也畏利害而能斷求大功而推
諉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是以為將者蝨蠖選
蠕恣老姦之旣斷而已間有快士不過逢蠱氣高
躍不足有為法既無主人自難從所謂明法未
信者也討叛三時軍吏之事東征萬里恤小之
常曾何足訝而上之人柰何不自必也區區人

世圖謀識見不過如此要在必行與不搖耳今
也苦心惟惺舉目無功而復展轉于虛浮之言
調和于衆多之口舉措大事取快群心非老成
長慮者也遂使借箸徒煩器器鬪捷言者但求
其美不恤一成之令行者益無所主徒取張皇
之勢天下有識以此窺人所謂張弛未調者也
僕以為天下之事有所主無所疑則可以成功
昔宋之南渡疆場多事在廷者必先憤爭張浚
之北伐未必是而慕虛者崇其名韓侂胄之復

仇未必非而褊心者攻其短卒之左方右圓牽
綴而敗金之中葉群臣莫不習為和緩言必徐
徐元師壓境日夕會議以至于滅蓋噉水自虛聲
每亂實放承平素習好為苛論以今揆古不甚
相遠為今之計誠能遴選真才授以重柄文武
之士聽其采擇既有將軍之職總督兵備皆可
無用以靈州花馬池數百里之地悉委于一人
以山海關永平數百里之地悉委于一人期之
數年責以誅絕必有能梟西虜之首俘山城摩

薩諸賊以來者矣任之為難信又不易倘能數
敗數無功而議者不以為罪或招或戰而朝廷
不聞其聽則才者得以出奇勇者得以効死豈
有必不可為之事耶昔晉馬隆討樹機能糗乾
衣絮齋計三年國初徐李諸公四面征討不聞
叅以誠意韓國也故今之所謂將難用者必非
真才也使得其人而用之譬猶授大庖以鸞刀
聽其宰割也分腥必嘉五味必正可以免矣

續罪言下

吾所憂者非靈武朝鮮也又非以皇子未立朝
野楚楚視朝之無時也何者南夷小醜縱有警
戒久自撲滅叛賊朝夕待斃國有長君民無異
望藉令上事事自取可否雖久罷免終須視朝
如此而紛紛以口舌爭者皆小智小故不足以
談當世之務也吾所憂惟天下人才日消日乏
人心日翫日詭此二者譬之病者奇疾著于膏
肓湯火鍼灸皆不能及一旦而作必不可支非
有名世之才憂國之志未易為此或曰子過矣

今天下之才藉藉相繼論兵知兵論政知政是
誠草木之疇而駟鐵之廐也朝廷下一令民莫
不稟卽州縣之吏教令苛瑣視若神明而子迺
為是言耶且天下豈有乏才之世即如興廢之
際遺逸枯槁之流皆足自命今豈獨無是在上
之摩礪多方耳吾以為不然試觀宋事蔡京當
朝數十年臺諫侍從之臣議論亦多而趣向一
迹臣翫其君日詭于侈汰卑翫其尊日詭于貪
諛民翫其朝日詭于偷薄奇服時珍必奏京師

多智巧心惟習一切天下以為當然而莫之詰也使無海上之盟宋亦必亂襄陽既叛元師日急宋之廷臣竟無有一人能畫策者如章鑑陳宜中之流潛夜遁逃文武兩班重重數人至使母后下詔再三歎恨而其才皆萃于敵國如伯顏張洪範輩殊為雄武則才之乏絕于宋可觀矣昔孔子論管仲之功以為免其身于左衽劉翔為慕容使晉每責其將相偷安之罪古之人或追事始或念將來聆絃知曲見暈知風豈必待救焚而論功轉折而理軌乎自江陵老嫗目以操切陰險之政把持天下氣索然繼以蘇州陰柔貪黷嗜利如蠅網羅天下之箝且辨者以為粉飾使人士非財莫進非諂莫容舉世靡靡非一日矣今拯溺救焚智者難策起疴鍼廢仁人束手柰之何哉自學士而外能挽回風俗儆正人心者莫如冢宰如王國光楊巍輩皆刻薄小人嗜利無耻低昂英彥決于偏僻揖讓之間上汨其流下揚其波所以成滔滔之弊也吾以

為當國者誠能一切事權悉公之于人吏部諸
署率用清心誠悃之士跣跣者赦其妄辨捷者
容其銳孤介者全其操如是數年天下之人不
回心嚮道易詭薄為忠厚者未之有也故天下
之弊莫大于消英銳之氣莫病于用貪壬之夫
言之甚易行者寔難使人馳騁而起何患難施
而玉石雜揉駑驥同阜也悲夫

新河頌代作

屬者河伯受天之戒命弗諛其流徐邳之

間大浸加以雨潦不時高廟衣冠之所

溝洫不寧天子憂之詔元老定議慮四

方而紆遠猷超然攬天塹之原察大壑之

窾爰相爰度是得其謀于是有新河之役

乃其持籌紆思不越乎几筵之間而啓明

命其說之大者有二曰分黃曰導淮夫河

之排蕩激烈即鳥獸不言捷而燎火未為

猛也某嘗臨乎廣武芒碭之墟見其倏忽

洞決閃爍若神霄然百舍欲然千里長吏

痾瘠負薪而生民魚鱉之是伍他尚何云
乃其奔于海則摩茶城鬪淮淝而後入分
何可易為淮雖經瀆比之卹然而小矣自
非人力以為軟而懸絙以為車豈能出之
于壅汔以為利哉忠言秉議之臣未面其
督經則筵楹不辨計之抑甚難矣大司空
安邑公今之社稷臣也寔主大事紀三
臺之讜論采一時之謀說集五方之物力
稟二祖之神靈殫忠誠哀竒智于是兩

者不半稔而成功令之初下也趨事者子
來胼胝者歌舞險阻者滌除沉浸者刊醜
天吐符地効禎別雨不作烈風弗翔軌于
成言顛若畫一勅者靜而如避弱者安而
不屈劃然若引之于町畦而絕其沸鬱望
之蔚蔚芊芊其環而聚陵園之浸者潔
洳者實草木而魁阜者森以固此天子
所以沛然下明詔也夫排洶洶之論而
取要領至明也昭昭開未有之事而陵谷

仰其成至勇也泥橈水桴海艫野栖囂囂
作苦滿于前曾不燕閒而少處至勞也決
于鴻鳴取于蛟龍曾錙銖不可爽而孝報
乎 三宗利裨乎國計至功也或以為嘉
隆以來所僅有者亶其然乎 上重念元
勲拔置三公錫予甚渥論功行賞有差夫
河之難治久矣公也遭風雲之會一旦身
致其功如此其速而且碩也昔炎漢元光
間河決天子親負玉璧白馬以禱作瓠子

之詩天下誦之宋人治河自大名而北不
過數舍費金錢數百萬迄以無功凡以未
得其人如公者耳某忝列下吏慶成公之
難遇也因作頌曰

玄天之緯靡命不救爰有陰精號稱德水亘于
坤維橫絕萬里適有禹功江海順軌明德詠思
千秋不毀炎燼以來月異歲累失其故常丘陵
遷徙悠悠兩河厥患未豸竹箭狂奔建瓴難擬
桃華汎流金甌靡底拮据民人憂柏桑梓設有

官師焦勞不訾有明受命卜世無疆蟠靈毓羨
爰自徐方東流衍羨齧于呂梁溢溢于淮勅弱
相將襟淮帶河用召百祥保乂清都福祿穰穰
度支百萬輸輓帆檣歷年二百率以為常疏灑
偶愆淮泗為殃此積不紓或閉以藏羣言沸興
憂慄 巖廊蛟螭騁馳遠迹難量赫赫司空
社稷之衛陳錫精忠應期名世英哲升聞特蒙
睿契爰代天工寔承其敝紛奕使華共詢微細
載叶羣心聿成大計不謂河廣分斯易制不謂

淮卑導斯靡滯克相一方用開水裔鈎筭纖毫
灼知形勢遂播洪流並成永濟險阻消鋤波濤
迨遞鮑王矢激灌口砥平淵淵大壑千里無敵
清淮背指激如不盈或拱而翔或仰而傾橋尋
遺槩闡藏紛爭南納諸湖東濬海瀛萬夫遠役
三月遂成匪勤畚鍤不廢耘耕趨事惟先歌詠
經營公也勤瘁野處宵征榻櫂裴徊霜雪戒行
力解煩言頽慰輿情旋乾轉坤大猷不變獨奮
精忠以對 宸眷 上帝曰咨咨我耆彥爰及

祖宗共為嘉薦福鬯三靈靡撓靡眩力殫智愚
誠摠貴賤時和年豐貨通物羨蔚蔚陵園輝
煌壇墀昔也浸沈今茲永奠如衣之聯從焉迴
漩如捷之合奉于郊甸兩瀆受成百年未見念
此膚功誰其企而仰慰 皇天以展孝思旁及
主漕世世賴之共拯蒸民康濟予遺爰念古人
明德莫追灑菑厲斯足等夷保大定功冠于
一時 華綸玉紱備極寵綏爰總三旌惠及宗
支寔 命自天克稱其施中外聲稱炳績樹奇

功懋惟賢匪云有私以此小心承茲百祿展有
勲勞光華臣僕爵賞載頒徧于耳目靡勞不庸
靡事不錄 渥典紛綸昭回簡牘維此河公賓
于四隩維我司空厥功燦煜共事 聖人克膺
多福汨汨新河灌輸百谷清波不颺靖彼經瀆
聿開明堂爰來九牧登于古皇用襄雍穆亂曰
興重役兮建膚公惟碩人兮亮天工新河廝兮
伊誰力福祿來兮天無極

蘇... 卷之四十一 二十一

四十一終

薊丘集卷之四十二

薊丘王嘉謨伯俞 著

門人關中盛以弘子寬

友人濱州王文運子相

弟 嘉詔奉孺校

題跋二十二首

題楊貞復先生感應篇序後

貞復序太上感應篇以為感應者三才之至理
禍福者羣生之定業而學者諱言之甚過且如

薊丘集 卷之四十二 一

洪範專言感應蓋聖人與民吉凶同患自然之數也聖人立命故禍莫干之而福亦莫與焉然而未嘗無禍福則與民同患故也其說甚具夫世之疑于禍福又疑于報應久矣即貞復謂聖人立命同乎太極而不異乎禍福然則聖人之于禍福也即無心異之而與民同之則奚貴于聖也夫聖人立命而與凡民同其聽順則感輒之說也墨子為木鳧三年而成一朝而敗為輓則終世利其用故曰巧輓而拙鳧凡民之戒懼

謹畏惟怵禍也砥礪淬濯唯慕福也今以聖人之脩身而無益于數必歸於同則凡民之恣睢愚暗亦何異哉且感應篇之作也為善無微為惡無小今以善惡必之于感應而聖人又不能必之于同異則矛盾之說也譽矛則無堅楯譽楯則無利矛然而兩左僕新學固陋受教于貞復久矣竊以為理無不應善無不感非其迹之謂也故善而迪吉惡而從逆此三才之至理羣生之定業也聖人不能異也積善成業積業成

蘇東坡集 卷之四十五
真此理有萬變而業無一定也故或養以致福
或逆以取禍故聖人與民同其吉凶而異其順
受抑亦三才之至理羣生之定業也然則聖人
必無凶且逆歟西伯在羹胾菜色顏回負天
以至仁聖賢哲之倫不幸而刑戮者多矣何以
稱焉曰此理有萬變業無一定也理有變有不
變則業有定有不定故聖人之與民同者有所
不知有所不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此之謂真
感此之謂真應

贈情記題辭

劉彥和有言情往如贈興來似荅嘗于會心無
跡之候以為知言僕自公車罷歸自媿年歲壯
大所志未成無可言者徒端坐耳一株樹十莖
草之間真為勝地夫復何求古人有逃名而名
我隨又有喜人漸不相識即為得心良亦苦矣
孰有居市而竟無人知者乎近日絕不作長篇
詩文時有一二情到之語或瑣細事不忍弃之
錄為一卷因取彥和之語以命之往者難知夫

復相咲也 甲申三月十一

法苑談資跋

右書二卷皆法藏碎金錄中節文也與頃者刻
行迦談要語大槩相類僕謂晁文元只可作多
聞人緣覺尚猶未也舍利弗父虎踞論林鐵葉
果腹祇成外道居總持云不離文字不執文字
而為道用初祖第云汝得吾皮豈有敷文析理
而以證三昧也惜無有以告之者

辨囿題辭

古之辨者能屈人之口不能勝人之心蓋唯戰
國為最自漢而下蓋亦有之但人不以辨視藉
如進言易于悟主心交游便于轉已辭柰何盡
黜辨也或者乃曰楚漢以後辨者雖多悉順波
以揚瀾無逆流以自奮不亦誣乎葉君采楚漢
以來辨說兼以奏疏襍語為辨囿其大旨可觀
曰為論之

題曲江集

始興文不必論其詩婉約標舉非初唐之趣出

蘇東坡集 卷之四十二 四
牧諸章岌岌憂生而有以自驛孤臣之義信為
美矣以子壽之才足以輔君成治而蹶父蜚廉
之徒方欲肆其鷹隼安得不求歸之莫遑弃捐
之弗獲也世道悠悠豈獨子壽而劉尚書夢得
號為通人迺以褊心甚有刺說非公論也

啗嚙錄引

吾迺作嶮落嶮崎可笑人良亦厭之矣王茂弘
云吾固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為吾計者不如
兼之今撰記畧如此

跋明真要錄

丹經萬卷求其了了可睹者未之有也必待齒
牙之慧他書所謂不可傳者猶可索也若此則
真不可傳者也作者徒欲珍之又譎誑其辭愈
不可解卒與世之隱書何異梁山石刻歌差可
尋繹當別疏之

跋無着論

論云以法身見如來非以相具足故竊謂相即
色自性也不言性而言相以法界即性之緣起

也故功德施菩薩論云若相成就是真實有此相即名為斷何以故以生故有斷一切法是無生性所以遠離斷常二邊遠離二邊是法界相此妙喜語也不達此旨必成無相宗且有法有相乃阿賴耶識是真斷滅辨中邊論云虛妄分別有於此二都無此中唯有空於彼亦有此大概近之矣

孝子傳跋

孝未易言也區區平素小人其和晬宛薦深自

埋于民何自以知之故孝子之為人心難言而貌易辨世有溪刻鈺賊肉將靡靡乃稱孝者乎記有之曰楚王之為世子也見車則下見御則趨羣臣致敬于已則惕然曰豈有踰吾親以及我耶嗚呼可謂孝矣故孝之為義名不令已先行不令親孤故軒車黻黼非顯親揚名之具也僕友人嘗共云云輒衝然曰是世俗之事其親耳僕退而深惟且人何可易計古之所易今之所難驅宿昔之輪鞅就末世之徑術不易一一

言也柰何自必每讀小弁蓼莪之詩為之歎息
其趣操不一其事勢多詭足以自鏡矣

選詩跋

選詩詩之祖也上采漢魏下及齊梁雖汎濫之
未廣然驚采絕調十居其七觀者取足于其中
無羨于其外可謂美矣故有文之士即能自命
猶必取裁夫澤香之食蘭未之滌非云矜咳亦
以弘自然之趣達日新之用也近世學士大夫
多能誦讀詩書翔止追奔遂使為說鈴等伍其

不可見者卒皆淪沒僕何足以知之語曰十贏
六罷不能越跪甚似儻以自咎其庶幾焉

題王履吉五噫歌真書後

履吉此書差有意或謂其變自永興甚為清出
夫古人評虞書如新瘡病人舉動蕉萃今觀其
遺跡尚有生氣如履吉之枯瘠何以命之

二信錄引

古人有言老信書病信醫僕年方彊仕宜不及
此願意好所專甚有似于其言也又諸方襟出

古書故以命之 己亥春三月二十六日

書屈原傳後

夫屈子之行備矣夫天之立君不可譴也臣人
殫忠昏辟瞑眩縱有骨肉之迹黻黼之榮豈足
御人哉鳥擇其棲士度其安臣之而願逃之世
豈少乎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屈子之德不
二三矣能壹其行而獨寤於世是足以重其餒
也悲夫其情見於歌辭則言隱其原蔽隱其情
而世豈識之哉當其會商於渝秦謹願默默不
語亦不獲其言也彼君一其心乃辨博之士利
挫之說其孰能回之夫君不可忘情不可渙若
屈子者可以風矣

題兩河水利記畧後

昔禹之治水分畫九州任土作貢川原鮫鹿之
產靡不著之于書然其大者以水為最歷代導
循不變故水庸之官見於周禮其他經畫尤詳
是以仲尼上嘉虞夏歎溝洫之有方子輿謀復
井田慨諸侯之刊滅良有以也中州三代舊都

厥田中上時異世殊而或者未之深考徒以為
禾黍便于杭稻此甚不然侍御涂公奉命巡
歷趨然思懷以為地利無不可興而弃之則無
所不至于是檄行藩臬大夫及守令備加講求
已而大中丞荆公留意尤切先後下令甚飭民
小試之輒大獲于是兢觀于役工大而民貧官
或為一助之期年之間水利大興泉源鑿橋梁
建坡堰新堤閘固杭稻之獲半於禾黍焉嘉謨
備役河渠兼尸其事因竊自歎古今無不同而

利之易為功固如是也平居雅稱西北水田無
不可興無以一區之阻廢必開之地無以一人
之拙墮必行之謀觀于此尤信後之君子績其
功而行之上下一心久遠不變豈直中州百世
之利乎兩臺德政嘉惠無窮乃侍御公之拳拳
不捨先識其効其意深遠矣嘉謨因奉命藉之
夫豫在三代其膏腴甲天下今少瘠矣豈以聖
人治之而後世怠忽之遂不及耶以百年之美
而興之于一時功之不可辭猶事之不可輟也

是在後之君子矣

題全河入海圖後

河之難治所從來遠矣漢唐而下率治河患
國家治河不徒治其患也而併籍之以為利嘉
謨自秩河渠躬行按視兩河之險易頗識其梗
槩及觀古今議論詳哉其言之也總之防其害
之大者不爭其利之小者近是頃淮泗之間河
患至劇大司空楊公及省臣議開新河卒使數
世之患一朝而從此無他審于利害之故而功
易成也侍御涂公手葺全河一圖自中州以抵
于海觀之粲然明白夫河者不徒難治又難知
也載觀是圖遡龍門之險悉中州之防旁及飛
輓之迹指示新河之證真可以察疏導課成功
矣豈徒知其利害而已有功于河甚鉅也嘉謨
自厚幸因刻而傳之

題三樂居士山水圖後

此僕王父自粵中得者按鄧椿畫繼有沔州高
燾自號三樂居士作小景能成一家疑即其人

第畫繼稱其清遠淨深一洗工氣此乃自恣其
山水皆作斧劈皴何也當問之

閑解餘談引

平子有言辯貞亮以為肇雜伎稅以為珩君子
處世于其所能固不難化也退食之餘倥偬俗
事自非加意排遣鮮有餘暇于敷文析理之好
甚為於快茲者積雪數旬小得自命綜緝舊業
概多散逸迺粗題一束以為翫誦之資非云精
研編削也中間一切襍家併皆疏入伎稅為珩

不妨恩漬楛弗剪抑亦蓬心之使然乎癸巳正
月廿三日題

攤玄決引

嗟乎天地之道何其至哉徐徐于于而吾何能
識之藉如以理為矜兕以予為耳用之日亟顧
安用是拘拘也予之樸日斲而文之則墨子之
為鳶也家大人雅習雜家言述為一篇嘗進余
而語之曰而來乎天地之道不外于數不拘于
數理之所不盡數之所不推也麤而不可忽者

法也縵而不可泄者機也奧而不可該者理也
雜而不可亂者書也楚人有織紵者播其絲緒
加之以剡蘖日恣恣焉俄而之織師則一經一
緯頭步之功耳余退而識家大人之言

題舊榻智永千文後

此吾亡友子政所遺子政真行皆入能品每為
吾言是卷舊榻斐疊可觀僕頃者數數覽之嘗
見李嗣真書品稱水草不過能品精熟足尚而
已自今可信新學當以格入工此則功勝於格

固自不易子政墓有宿草矣惜不與一論之

衍宗鈔徑引

儒者論祖宗之德洋洋左右迺若子孫神所致
也使無子孫則神滅矣故孝莫大于有後悲莫
悲於乏祀豈可忽哉天之於人或兩輕而銖重
或寸長而尺短故貧賤者食不日給輾轉流離
身尚為羸而子孫滿前婦無虐孿其或公卿太
夫千金之家舉萬物靡不如意顧難於子此非
天而誰為也德之足以格天舊矣然不可必從

而歸之于數斤斤自持唯期徼倖號之曰數則
人力進矣雖然數固不勝也鴻鵠翔於天末而
得於罾羅玉產於深山攻而理之寔為瑚璉使
非人力則玉無琬琰之美而畢弋為空設也故
欲自寬從而歸之于德然德不可以有為持也
而力則欲其盡窘而無之則緯繡馬諸方技家
所言甚具求之無其方則術用矣於是采其可
觀者著于篇又曰此方數弓皆世所秘傳雖難
盡信聞之頗有效禱注或引古方書詞不雅馴
示人自信而已 戊子三月三日如是居士書
於月愛坐中

題燕公集後

燕公詩故是秀麗

盛唐人集皆非全本如燕公詩挽鏡寒鷗集見
於酉陽雜俎集中今無之故知軼者不少 戊
戌五月廿五日題於歸德日鑒堂

支類說題辭

蘇氏集 卷之四十二 十一
宋曾氏慥有類說三十餘卷吾偶攬雜說鈔撮
一二亦復成卷若干其叢脞遂不減曾因以其
名命之自別為支云可萬曆己亥春三月吉如
是居士書于臨汝之香蓮齋

志一首

懷舊志并序

僕少隱于湖陰共擔耦耕之士概多賢者
譬之海鳥比翼山鹿嘯群未足異也繼而
違其素懷載成薄宦三使諸王雖羈紲頻

仍然閑局卑吏去桑者之謳吟殆一間耳
其任心守拙抑亦山阿之次也因是粗有
浮名召升侍從其責重秩華遂為耳目所
共指甚非所好感之所至回視蓬蒿栖遲
之事有如隔世兼以朋舊凋零存者甚少
廼撰次其事以見前心之未寒云夫搏擊
之俟飛霜露葵之衛厥足事有兩難則遁
思進矣古人有推高允之文明羨葛藟之
濟物每以自勵夫二三子胡藉吾言以舊

之易處而新之難必也安得不重吾懷是以志之

呂食安字孟嘏陝西平涼人性好閑繹有神仙之術客游四方年七十餘來燕京以醫自名萬曆癸未僕隱于西郊海墾五月初偶采蒲西勾孟嘏負擔過之目擊相契共語移時恨相識之晚也遂卜居孫逸人子烏之里孟嘏才辨高竒澤于玄理其于皇帝王伯之辨藏往知來之義扶危定傾之術論之詳矣蓋王佐才也迨甲申

孟嘏去而之楚不相聞者七年僕使于淮遇孟嘏于鄱陽僕驚喜過望為僕言其詳且督過甚至清靜而晦信古之嘉遁長生者乎負囊有藥草數十種恨恨而別不知所之

吳端御字宜僕宛平人文思秀壯家貧甚屢舉不第絕意進取買田于百花之陀為人沉靜不煩于書無所不閱事親孝母病冬月思甘蔗宜僕日夜泣涕求之忽于山谷中得蔗數本飴母遂愈人以為孝感年六十卒所著有織絢堂集

四卷其采芝草賦與孫逸人書皆閑麗可諷焉
孫孝本字子烏宛平人少隨母流落河間壯還
鄉里專以耕織為業性尤嗜書其才婉密精縟
長于纂述王伯俞嘗就謁其廬與宜僕數人飲酒賦
詩甚相得也子烏尤好術數所著易規成一家
之言子烏宜僕游于薦至之泉登五華而寢僕
曰使有高車拱壁先以駟馬以加三子則何如
宜僕笑而不荅子烏曰噫是何言也吾天之棄
人也木有寄生萍實鳥有鷦鷯斥鷃豈徒蹙眉

侮之彼亦正其受命矣吾游于世久矣豈以于
今而有所歧有所悔豈其以空穴之歌吟為有
意耶伯俞過矣伯俞曰若然文豹之澤羽毛鯨蚕
之績絲緒舉的而求財掩鼻而偷香若何為者
子烏曰噫是何言也吾豈庸自靳身將隱矣而
欲自愚不積其才非以立命吾與古之人更之
宜僕等咸以為知言子烏七十始卒僕為著傳
與僕共刊定雜家者流凡四十餘萬言
潘紹康字子政宛平人世官欽天少嗜書楷法

婉麗可謂罕儼年三十七卒子政亦能直言人之過失嚮慕父史昔趙簡子悲周舍之亡再三憤惋尹敏慕叔皮之博談討不倦僕于子政豈直風味蕭摧之意乎有詩一卷今皆散逸殷薦誠字用嘉山西人以資歷任經歷性耽文雅游宦非其好也投劾而歸隱于西山為人顯朴冲虛不言是非與交數年每見則意嚮濯濯是以賢者悅其誠不肖者感其信無不服從焉年五十始為詩葱峭簡至甚有可稱所著有翫

鷗亭集三卷青巖談錄四卷殷氏家訓一卷家訓皆述其意博言考物數篇甚為綜雅可采云馬應乾字律甫世襲金吾衛指揮使父永守遼東最有威名律甫古朴開爽絕去脂韋掌衛印數年每以表旗自題繡鬚軒于容貌甚都然清苦不異寒士迨老困甚日不聊生性嗜書于百家皆常汎覽天文曆筭尤精詩文皆自成一家之言所著集數卷釋典叢錄四卷僕每置酒律甫輒為歡飲終日自稱曰吾貧若是于世尊書

中當為不定之業或為一定則報盡業消吾復
何者僕每贊之年七十九耳目益清炤談誦不
輟至其綜博雖古之葛洪劉峻無以過也

贊曰里僅枋榆山真畏壘不意斯人磨馬斯在
矯矯呂生其道猶龍采真既遠朋彼鸞鴻孫號
沉冥吳甘肥遁婉孌般生開美不吝巖屨幽幽
同氣相求德星上映雋草盈疇潘筆既適馬名
極博晝晦寒凋琳瑯惟錯材德槃槃奚藉片言
永懷朋舊丹縑思存薰香執旻悲不自惜厥意

惟新十思無斲

銘四首

堽戶銘

余不佞守職三年 上幸寬宥再稟 命
遠使大國又得免于顯罰家居多暇即宅
前稍葺為室日居其中讀書詠詩翫心于
虛明又性雅好禪見其內外兼遣空有不
俱歸之于林樂甚為尊慕又聞古之真人
能養形變化有金嬰翠釜之事可以不死

又加竒異復無壹心時時雜出于方術凡
太乙六壬占氣星卜之書醫藥相形星宿
堪輿之法書篆樂律草木鳥獸之譜皆嘗
寓意間有纂述以是襍學無成又不以示
人嶮崎旣斷徒自點耳屬歲將盡躬自墮
戶趯然有感謂友人曰晉人品藻有云殷
洪喬是理義江中令是世故人子將何居
友人曰支離叔游于介丘而柳生其肘扁
氏之兄治人之神而名翳于里化之反身
名之生物而子又何求焉余曰是吾心也
乃抒其所懷以銘新室其辭曰

居於斯者以為拘則縵而不可留以為新則習
而不可求以之存其大槐而壹其思紛飛者意
而我是窅窅叢脞者事而我是優優蔓然可欣
實不可睹惺然有中而非他物以是游於六統
之林百家之路詩有之曰衣與繆與魯不我聊
其是之謂乎

新樽銘二首有序

萬曆丙申新河成 上賞賚有差 嘉謨
賜金半斤乃製為樽以獻于 父母併系
以銘曰

斲經瀆飫賜申作新樽醕二人

二

爍爍精鏐器維式釐祝父母福無極

吳逸人織絢草堂銘有序

古之人有言曰無受天損易夫富貴利達
人之所欲也才美智譎人之所難也有之

于己無以售其美則日與之遠矣是非天
耶然君子不以為難夫美者自美吾無以
與乎天損者自損吾無以待乎人故受之
而非也公閱休處于江上晝擲魚鱉夜宿
兼葭而曰此吾之宅老萊子夫戴妻負逃
于深山食飛鳥之餘粒紡其落毛而輕楚
相天固益之彼更辭之天固釋之彼更受
之視空壘大野之間猶高居華薄也難易
何足言哉夫玄豹之藏于深山也霧雨昏

芻草木幽昧無以充食于以養其文而變其質方諸隨月羸虧處滄隈犯陽侯而珠益美物則有然况君子乎故天固益之孰與損之人固辭之孰與受之難易之間進乎道矣古之人素逝而耻通于事非過僻也閉身而陸沉尊知而自信非苟處也故曰為道日損故天既損之已又受之天既與之已又易之冲然而與之更生溟滓而歸之無始是非損也所以成其天非受也

所以安其生吳逸人徙居而貧自有感于織紵之事余勉之以成德之自羨其獨寤也因為作銘以名其堂其辭曰

有巖嶽岑穆爾蕭森上尋浮雲俯瞰華林燦燦白駒青青子衿樂勝耽竒高蹈是尋妻能戴盆身能負畚協志蕭條闔門肥遁愛翫陸沉詎知憤懣羞彼蛾眉完其渾沌道宵人貌行甘天損耕田鑿井投老食貧茅茨不剪中机疑塵栽松結構鑿翠成隣幽幽山南粼粼河濱桷櫨不飾

草莽常緡縣貍可容遺穗多有百花游颺五禽
孳穀函丈箕圓屋榮釜受斜界雲窓襍穿星牖
紅翠不散霏藍自彰室常生白地自栖芳永脫
世筏遙集珠房超超鳳德寂寂龍光豈曰餬口
取之小技良賈深藏美服患指人生幾何有同
吹屐織菲非勞成蕢不易茫茫數窮於焉有寄
是適是軸稷稷何為自此遠矣誰能及之躄躄
而出呻吟于斯秋栢垂實枯楊生莢百歲優游
萬有超忽蕩滌言筌冥懷理窟翫弄玄珠奉持
戒月東海釣璜西山采蕨異世同心卓然高揭
鹿裘魚鮑火耨刀耕紡以烏毛糗以土英二仲
朋高三益恩名詎賢蠻觸足托高明幡校華言
道所不載丹崖重輝碧澗耀采念我支離旋面
知悔采葛蔓蔓懸石石砢石砢能不我懷鑿楹猶在
勉爾遁思吾為爾宰

蘇丘集卷之四十二終

